

雪米莉 著

The cover features a woman in a light blue, sequined, one-shoulder dress with large, ornate earrings and a bracelet. S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In the background, a group of silhouetted figures stands against a bright, fiery orange and yellow sky. The title '女娇娃'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red characters with black outlines on a light blue banner at the bottom.

女娇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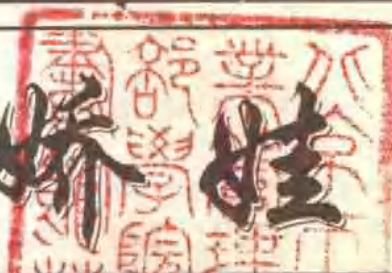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724
73-c



农干图 B0010759

女娇娃



雪米莉 著

责任编辑:李明阳

封面设计:刘梁伟

女 娇 娃

雪米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 830001)

四川协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0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65

ISBN7-228-03626-3/I·1344 定价:8.80元

内 容 提 要

香港,两名口碑载道的“模范缉毒警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栽赃小业主贩毒。从此,拉开了一个惊彩离奇故事的序幕。

小业主的女儿娇娃,美丽活泼,放荡无羁,为救家父忍辱向一名“模范警员”呈上自己娇嫩的身体,可报答她的,却是警察的凌辱与爹地在狱中的神秘死去。万般无奈中,不屈的娇娃毅然用权宜之计,争取小黑帮的同情和帮助。他们动用智慧,狡设计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血火无情,两人从兄妹之情演变成心心相印、肌肤相亲的恋人。眼看证据到手,法庭对簿,就要把丑恶面目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可黑势力的凶残和狡诈,使娇娃的心血又毁于一旦。

少女的愤怒,用一只纤纤玉手,在法庭上演出了一场震惊人寰的惨烈事件……

该书情节大开大阖,血泪情仇,波谲云诡,一朝捧读在手,将会不忍释卷。

目 录

误入陷阱.....	(1)
娇女斗酒	(29)
忍辱受屈	(57)
琴心剑胆	(93)
顺藤摸瓜.....	(116)
剪烛西窗.....	(145)
独闯虎穴.....	(174)
追命电话.....	(200)
凤楼饮弹.....	(226)
愤怒天使.....	(255)

误入陷阱

星月迷蒙，灯火阑珊。凉爽而湿润的海风在高低错落、森森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盘旋缭绕。

长河渐落，更残漏尽，但东方之珠的香港没有夜深人静、万巷寂寞的疲惫倦懒的时刻，即使夜半三更，大都市那隐隐约约、轰轰隆隆的喧嚣犹在耳际。

上环。荷李活道一家电器商店的小仓库内，灯火昏暗，光影悠悠。五六名白粉卖手跟着一位叫阿生的拆家（毒品经营者）走进库房，来到电冰箱的货堆前。

阿生指了指一台 210 立升的日立牌电冰箱，两条粉仔立即过去拆开外包装，打开下面冷藏室的门。

众人举目一观，里面整整齐齐放了十几袋海洛因，总计不下 8 公斤。

海洛因是从鸦片中提炼出来的精品，在泰国不过几百美元 1 公斤，运到香港出手价高达 3000—5000 美元，经过稀释后零售，1 公斤可卖 50 万港币。

看见如此多的海洛因，卖手们个个两眼发直，放射出欣喜和贪婪的绿光。

阿生得意洋洋地扫视众卖手一番：“怎么样，我阿生没骗你们吧？”

众卖手从惊诧中回过神，纷纷讨好恭维起来。

“阿生，你真有办法，一次搞到这么多货……”

“阿生，看不出来，真是不简单啦！”

“我的天，就是奎叔他们，一次也很难搞到这么多的货啦！”

面对着众人喋喋不休的惊叹，阿生更加飘飘然不可一世，巴掌把胸膛拍得当当直响，“这点货？小意思，只要我想要，别说几公斤，就是几十公斤也有人立刻给我送过来。”

阿生的大话引起众卖手一阵唏嘘赞叹。

不料就在这时，大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众人大惊失色，一个天文台（把风）粉仔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生哥，不好了，警察堵在门外了……”

众卖手一听警察从天而降，一个个立刻吓得屁滚尿流，纷纷向四周货堆后面逃窜躲藏。

“不要慌！”阿生大叫一声，从腰间拔出手枪。

这时，钟天强探长已带着几名警察冲进库房，一见阿生拔枪妄图抵抗，随即手起枪响，将阿生打倒在地。

“不准动！”

“警察，举起手来！”

“……”

几名警察犹如下山猛虎，四下散开，举起手枪大声吆喝。

被阿生叫来看货的卖手们都没带武器，他们都是最下档的零售贩子，根本用不着武装保护，更没必要与警察抗争。阿生挨的这一枪已经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闻听吆喝后谁敢怠慢，都像猫爪前的老鼠一般战战兢兢地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

“双手抱在脑后，面向货堆！”警察们如狼似虎地冲过去，把卖手按在货堆上，从头到脚仔细搜查起来。

钟天强和岑志宝走到冰箱边，钟天强飞快地左右一瞟，向岑志宝迅速使个眼色。

岑志宝拿起两袋海洛因，像检查似的，趁人不注意敏捷地把它塞进皮夹克内。

岑志宝的皮夹克里面有两个特大的口袋，两包海洛因放进去丝毫不显山露水。

钟天强用目光示意岑志宝再拿。

岑志宝吃惊地盯着钟天强，意思是这样行吗？

钟天强两眼一瞪，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在钟天强目光的逼视下，岑志宝只得又拿了两包塞进夹克。

警察将所有卖手搜了身，钟天强才叫过两名部下把剩下的海洛因用口袋装上，连同卖手们一起带回警署。

从警署出来，已是凌晨3点过后，大街上的灯光犹如老人的眼珠疲惫面浑浊，长街寂寞空旷。钟天强驾驶着他的那辆黄色积架车一直把岑志宝送到家门口。

下车前，岑志宝从身上摸出那4包海洛因交给钟天强。

“阿宝，”钟天强亲切地拍拍岑志宝，“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会将你该得的那一份送到你手上的。”

“嗯。”岑志宝轻轻一哼，蔫蔫地钻出车。

钟天强一直目送岑志宝走进公寓大门，才松开离合器驱车而去。

积架车顺着皇后大道向西疾驰，很快就赶到湾仔红灯区，在梦娜夜总会大门外停下。

湾仔红灯区是香港几处昼夜繁华的闹市区之一，不少娱乐场所和色情架步直到凌晨5点才会打烊关门。此时，梦娜夜总会最热闹的黄金时间也许已过，但色情服务内容却正当五花八门，闹得乌烟瘴气。

钟天强揣着毒品走进夜总会，只见一群不肯回家的飞仔飞女正在疯狂地跳着的士高。

一位男侍见到钟天强，立即点头哈腰地迎上去：“钟 Sir，来啦！”

钟天强傲慢地点点头，四下扫视一遍：“奎哥呢？”

“正在里面等候您呢！钟 Sir，请。”

侍应带着钟天强来到后面惨淡无光的包厢房，在一间叫“清园”的皮门前，轻轻敲了敲。

微微停了一会，没等里面回应，侍应便自作主张地把包厢门拉开一道缝，将堆满讨好笑意的面孔塞进门缝，轻轻地叫了一声：“奎叔，钟 Sir 来了。”

说罢，闪至一旁，躬身向钟天强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

钟天强拉开房门走进包厢一看两名一丝不挂的小姐正从刘奎身上爬起来。其中那位叫阿英的与钟天强很熟，一见他便惊乍乍地叫开了：“哎哟，钟 Sir，好几天都没有见到您了，一定是另外迷上哪位小姐，把我们姊妹都忘到脑后了吧？”

说着阿英的身子就已凑近钟天强，胸前那对豪乳顶在钟

天强的身上。

钟天强伸出手在阿英肥厚的臀部拍了一下：“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与奎哥单独谈谈。”

“嗯。”阿英闻言将腰肢一扭，樱唇小嘴顿时嘟起老高，调过头，满怀委屈地盯着刘奎。

刘奎把大腿上那位叫阿玉的裸女一推：“你们都先出去一会。”

刘奎是湾仔十四 K 的大佬，把持着中环和湾仔一带的贩毒和卖淫业，梦娜夜总会就是他众多的产业之一，是这些应召女郎的老板。刘奎发话让她们先出去，虽然心中不愿意，但却不敢不遵命，只得匆匆搂起衣服，光着屁股出了包厢，并知趣地把门拉严实。

现在，包厢里面只剩下了两个人，刘奎矜持地一笑：“钟 Sir，从你进门的表情，便知道阁下一定没有令我失望。”

钟天强没吭声，从口袋里摸出那 4 包海洛因放在刘奎面前。

刘奎眼中发射出奇异的光芒，抓起一袋拿在手中饶有兴趣地欣赏一阵，再用手掂掂分量：“不错，钟 Sir 真不愧为缉毒神探啦！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钟天强也跟着放声大笑。

“钟 Sir，对于那位敢在我面前打飞脚（背叛）的阿生先生，钟 Sir 准备怎样处置？”

“对于这种羽毛未丰便敢于背叛主人的衰仔，我不想让他留在世上再惹出什么麻烦。因此，我对他采取了正当防卫手段。”

“好！”刘奎兴奋地一拍大腿，“姑息养奸，无异养虎伤人，斩草除根，方能一了百了。”

阿生原本是刘奎手下的一名小拆家，跟刘奎几年后，仗着已熟悉业务，有点小聪明，便想离开大佬另起炉灶，在白粉世界中做一名天马行空的独行侠。

刘奎知道阿生飞脚后，并不声张，只派手下得力干将严加监视，直到阿生筹得巨款，购到一批货后，才将这消息告诉钟天强。

钟天强与刘奎暗中勾结已久，刘奎为了独霸湾仔和中环毒品市场，经常把那些敢于越雷池闯禁区的同行的情报出卖给钟天强，利用警察的力量来排斥异己，确保垄断地位。

钟天强也利用刘奎的情报，大大增加自己的破案率，在警署内部博得个缉毒神探的称号。另外，他又利用每次破案的机会，假公济私，藏截部分毒品让刘奎为他销赃，以饱私囊。

刘奎拿起“大哥大”，叫进来两条粉仔把钟天强的4袋毒品带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钟Sir，这是你干掉阿生的报酬，至于这4袋白粉的货款，明天我让人给你送去。”

钟天强接过支票，连看也没看，折起便塞进口袋，跟着站起来：“奎哥，我走了。”

刘奎眉头一挑，面带微笑：“就要走？不玩玩啦？”

“天都快亮了，回去睡一会，明天还有事呢。”

“钟Sir，最近我这里又弄来几名小妞，肤水又白又嫩，不想叫一个玩玩？”

钟天强沉吟半刻：“今天实在太累了，明天晚上吧。”

“好！钟 Sir，我让他们给你挑一个最靓的留着。”刘奎跟着站起来。

钟天强匆匆赶回家中，一觉睡到上午 9 点才醒。晚上出更，加班执勤，上午是可以休息不去警署上工的，但钟天强惦记昨晚那些白粉卖手还没录口供，所以还是从床上爬起来到了警署。

一上楼，钟天强便被一伙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团团围住。

昨天晚上，钟天强小组又破获一起贩毒案件的消息早已传开，很快被消息灵通的老记们捕捉到。今天一上班，记者们就云集警署大楼内，先采访了署长一通，个个兴犹未尽了，抱着采访器材不愿离去，翘首期待缉毒神探的到来。

“钟探长，对于这次贩毒案件，您能对我们的电视观众讲几句吗？”一位浓妆艳抹的女记者迫不及待地把麦克风递到钟天强嘴边。

“钟 Sir，你破案需要线人吗？请问，用男线人好还是女线人好？”戴眼镜的男记者一肩将电视台的小姐挤到一旁。

“钟探长，您除了侦破还有什么业余爱好？”

“请问钟探长，这次您是如何侦察到这群毒品贩子们的活动……”

“钟 Sir，您能不能谈谈毒品走私与妇女解放有什么内在联系……”

“为什么毒品走私屡禁不止，屡打不惧……”

面对着这些记者叽叽喳喳的问讯，钟天强面带微笑，挺着身板站在那里，镇静而耐心等到这群如麻雀闹林的记者们情绪渐渐平稳，不少人开始闭嘴缄言之时，才朗声开言。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毒品走私，白祸泛滥，已成为世界性的一大公害，广大有识之士，莫不疾首痛心，奔走呼吁。本探长身为政府警务人员，理当在反毒缉毒斗争中努力争先，恪守本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本人在反毒品走私斗争中取得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主要是长官领导有方，同事大力协助。诸位都是新闻界骄子，民众与社会之喉舌，希望今后诸位能多在这个方面摇旗呐喊，唤起民众，使广大市民能主动协助警方反毒缉毒，为在本埠彻底扫除毒品，把本埠建设成文明健康的无毒地区而携手共进！”

钟天强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博得满堂喝彩。摄像机快速运转，闪光灯接连闪烁，记者们在录下钟天强这番讲演的同时，也抢拍下他这副踌躇满志的形象。

“诸位，诸位……”署长笑容可掬地过来。“钟探长公务在身，大家就到此为止吧？各位有请，各位有请……”

署长像哄一群任性调皮的孩子一般，哄走了那些记者，调过身和蔼地对钟天强说：“钟 Sir，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Yes。”钟天强跟着署长走进办公室。

署长从壁橱内摸出一瓶红葡萄酒，斟了两杯，端过来递给钟天强一杯。

“谢谢。”钟天强恭敬地点点头，接过酒杯。

署长没说话，只是礼节性地向钟天强举举杯，浅浅地呷口酒，转身回到写字台后面的转椅上。

钟天强一口喝干杯中的酒。

署长抬手示意钟天强坐下：“钟 Sir，昨晚我们这次行动，威尔逊总监也知道了，他让我们把近几个月来缉毒方面的工作

作给他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我想，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你们组在做，这份报告还是你来写吧？”

“Yes。”钟天强一挺身站起来。

“我想……”署长扬手让他坐下，“这份报告应该着重强调一下那些该死的毒品贩子如何凶狠强悍，他们的武器如何精良，作案工具如何先进，而我们的武器、交通工具如何落后。要让警监大人知道，他的这些优秀下属，仅仅是靠勇敢和智慧与当今世界上拥有最尖端的科学技术的毒品贩子在作战，您明白吗？”

“我明白，署长。”钟天强点点头。他已明白署长的意思，长官是要趁机伸手向总监大人要一笔政府拨款。

“就这样，写好后交给我。”

“Yes！”

钟天强从署长那里回到他自己的写字室，见岑志宝像一位没睡足瞌睡的鸦片鬼一般没精打采地坐在写字台后面。

“喂，阿宝，又是怎么啦？这样无精打采像是毒瘾发作一般？”钟天强走过去，用脚踢了踢岑志宝坐着的椅子脚。

岑志宝抬起头，勉强地对钟天强苦笑一下。

“是不是嫂夫人有什么事？”钟天强十分关切地问。

岑志宝轻轻一叹：“昨天晚上又犯了。半夜三更打电话忙乎到天亮，总算才把病情控制住。”

“唉！既然这样你还跑来上工干什么啦？”钟天强直跺脚，“快回去，陪着阿琴好好歇息一天，有事我 Call 你。”

“不得事，强哥，她是老毛病了，陪不陪都一样。”

“不行！你自己也太累了，得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哦，对

了。”钟天强从口袋里摸出刘奎给他的那张支票，“这是给你的，回去买点好吃的好好给阿琴补补身子。”

岑志宝默默地接过支票。

钟天强不由分说把岑志宝推出办公室，关上门，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钟天强与刘奎勾结伊始便看中岑志宝，决定把他拉下水作为帮凶。

钟天强和岑志宝两人是粉岭警校时期的同学，毕业后又分配到同一个警署当差。岑志宝本来是名热情大方，豪爽正义的好警察，不料后来老婆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很快压弯岑志宝的脊梁，使他终日无法振作，成为一位壮年暮夫。

一天收工后，钟天强主动约岑志宝去梦娜夜总会喝酒。岑志宝因阿琴病卧在床，女儿甄甄刚刚上学，家中一大堆麻杂事等他回去打理，便婉言谢绝。

不料钟天强竭诚相邀，情深意切。岑志宝见钟天强如此盛情，心想他才刚刚提升为探长，正踌躇志满，过于推卸，有不恭之嫌，便只好从命，随钟天强进了梦娜夜总会。

由于工作之便，岑志宝经常出入酒吧间、夜总会这些色情架步，在大厅里坐一坐，喝一杯还是有的；但坐豪华包厢，叫上空小姐陪酒，还是第一次。

“梦娜”是湾仔一带有名的舞厅夜总会。这种高档夜总会设有舞小姐陪伴，在大厅的舞蹈中穿插各种表演，多以富有挑逗刺激的淫秽歌曲或西洋式火辣辣的艳舞为招徕。这种夜总会各种消费价格贵得惊人，无论饮料还是名酒，都比外面

市场价高出 10 至 20 倍，收费多种多样：服务费、台费、最低消费、小姐费、出街费等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一般价格，服务费 40 元左右，小吃 30 元左右，普通饮料一杯 18 至 30 元，小姐费 100 元以上。因此，一位顾客只需在大厅里坐 1 个小时，最低消费均在 200 港币以上。但实际上，给小姐的饮料不仅要客人掏腰包，而且饮料费比价目单上实际要贵得多。小姐费列出每一个钟点的项目。但香港娱乐档的一个钟点即是 15 分钟，乘 4 才是一个小时的款项。如果要坐豪华包厢，喝西洋名酒，楼上空小姐，各种费用加起来，每小时花销绝不下千元。这种玩款甫士，除大公司的生意应酬及阔佬猛人、黑道大佬外，岂是两名中薪阶层的差佬敢于问津之处？

岑志宝见钟天强进到大厅还要往里面走，便赶紧提醒：“强哥，就在这里随便找地方坐坐吧，还往哪里去？”

钟天强将岑志宝肩头一拍：“呃，既来之则安之嘛，咱们好难得一块出来坐一坐，当然是应该找一个有点情调的地方啦！”说罢，钟天强嘴巴贴在岑志宝耳际低声嘀咕：“你放心，这里的波士认得我是警察，会给我优惠的。”

岑志宝听钟天强这么说，心想也好，反正是你掏钱买单，便不再吭声。

夜总会的妈咪阿琪乐颠颠地将两人带到后面的包厢房，打开一间叫“怡园”的豪华包厢。

这套包厢的确布置得要多豪华有多豪华，地板上铺着猩红色的波斯高级地毯，凸凹有致的天花板正中央吊着一盏大型水晶豪华梦幻灯，玲珑剔透的水晶流苏内，七色光斑彩影

陆离，各种不同色泽的光辉交相辉映，水乳交融，使整个包厢氤氲变幻，光岚沉浮，给人一种飘飘然如梦如幻，仿佛置身天仙琼阁之感。更有数盏小灯，如斜月清照，寒星疏朗，点缀其间，别具风情。

岑志宝跟着进到包厢，马上被里面的豪华气派和浪漫情调所吸引，站在屋中央上下左右四处打量，无论是四壁巨大的镜片还是平台上那古色古香的银烛台，都引起他极大的好奇。这几张差不多与墙壁等齐的大镜片不仅使狭窄的包厢空间增大，而且可以使两三名裸体美人奇迹般地变成满满一屋。

“喂，阿宝，请坐啦！”

钟天强已美美地坐在了沙发上，阿琪妈紧挨着他搂住他的胳膊，他见岑志宝还傻乎乎地站在屋中间东张西望，忍不住就催他快入座。

岑志宝猛醒过来，发觉了自己过于失态，尴尬地一笑，连忙坐下。

身穿迷你短裙的侍应小姐托来一瓶英格兰占边极品威士忌。阿琪妈抢先抓过酒瓶，用钻钉拔出瓶塞，斟了三杯酒，先殷勤地给钟、岑两人各递一杯，然后自己也端起酒杯，娇滴滴、嗲腻腻地说：“钟 Sir，岑 Sir，您两位是大忙人，平时很少光顾我们这里，今晚屈驾光临，蓬荜生辉，请以后两位阿 Sir 在生意上多多关照，多来坐坐才是。在此，我先敬两位阿 Sir 一杯，以表心意。”说罢，端起酒杯凑拢红唇，一仰头咕咕咕一口气将杯中的酒喝个精光。

“好，多谢妈咪。阿宝，盛情难却，我们也干了这杯吧。”说罢也一口喝干杯中的酒。